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錄卷二

西湖 高汝欽 輯 四明 李國標 閱

高陽 張召珩 正

已來治河之不得其退者無甚十宋縣率之閉北流溢河決而北而顧回之使東雖其智勇無如之何也

已卯萬曆七年二月河工成。先是淮安故有水患。然所及僅一二縣。至嘉靖中。河決崔鎮。呂泗。往往奪淮流入海。淮勢不敵。或決高家堰。或決黃浦。或決八沙。淮楊諸郡悉爲巨浸。河高山屋上。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瀕河之郡。歲費治堤金錢萬萬。及大決。又從小河口挾永。咽諸水。直通泗州。其患不獨在民。且憂在陵寢矣。上問輔臣。張居正。申時行。因奏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可

築堤東水
與宋人同
河東流之
事自別然
時築時潰
不能保百
年之無事
以有限之
計中無涯
之功張尚
英之疏論
五光忽與

使。上降璽書拜季馴都御史使行治河一切假以便。
宜久任責成出帑藏不問出入又令諸臣得條上所見。
諸方命不及事者下詔獄鞠治之於是當事者人人惴。
恐塞崔鎮口築通堤束水衝沙其南岸自三山頭至李。
舖又自歸仁集築橫堤至孫家灣又與桃源縣馬廠築。
堤以遏南奔入淮之勢其北岸自谷山至直河又自古。
城至清河建崔鎮等滾水壩四座以緩泛溢之水踰年。
而告成事計費五十餘萬。

今徐淮間延袤八百餘里兩堤相望蜿蜒綿亘殆如。
常山夾峙而河流其中勢既不及陵寢田廬又已盡。
山數十年來地轉為耕桑而河上萬。
艘得從與轉輸以善。
農之餉云。

以不洪華
而華一御
史已自可
異復有下
否者宛轉
以去之更
獨可怪

戒勅戶部浙江司員外郎王用汲。華其職爲民。居正歸潮廣御史趙應元。以候代襄陽。不及會葬。旣而得代。中悔。恐獲罪。居正上書移病歸。先是有旨。御史在外不得移病。非撫臣代請。都察院密察以聞。此次視爲故事。莫有舉行者。時僉都御史王篆佐院。要協其長陳炯。使諭應元。首斥應元爲民中外咸憤。於是用汲上疏言趙應元以候代不得送葬。觸居正之怒。故其謝恩疏無應元名。則其有憾可知已。炯仰承風旨。宜斥應元宜留。其詞甚峻。居正疏辨。上攸詔褒美。累百餘言。嚴旨戒勅用汲。然居正意猶以不追用汲爲快快也。○倦客入

貢以兵西通回夷使使烏思藏。遣國師領南堅錯創招提以居之。鎮南按書政府乞賞而侑以大士像。璫增金剛結事聞。上褒悅。勅受其侑而別爲賜。

摩無淨土則迦摩得
以牢證則
堅錯亦有
益于國

堅即闍化王。峇賴喇嘛也。故號稱活佛。以傳經說法成滿。殺爲所尊禮。稱輪迴轉法功德世界佛。大國師五年。在旁切盡黃台吉。約俺答。逐之西海上。使長生水。俺答所從部落數十萬人。各以奉堅錯。教無滯者。

王上切冲
際以節心
固是事
但較量出
入近于持
壽短矣

戶部進御覽錢糧數目。大學士張居正請置之坐隅。時賜省覽。量入爲出。罷節浮幣。疏留中。上漸備六宮。大倉所儲金錢多。所宜進。居正因戶部進揭而奉之曰。萬曆五年所入四百三十五萬九千四百餘金。六年所入

神廟車
子發財庫
子散財庫
子稅庫
亦此有
其流

行錢

僅三百五十五萬九千八百餘金則已少八十餘萬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金六年所出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金則已多四十餘萬矣。夫歲出則浮于前歲入則損于舊歲此不可不留心也。王制量入爲出計三年之入必有一年之餘而後可待非常之事。況財用止有此事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樽節則其用自足。上嘉納之。

四月傳旨工部置錢進用旋停鑄。上以賞賚缺費命工部開局鼓鑄京師小民多積嘉靖錢訛言止行萬曆錢不行舊錢人情甚爲不便閣臣力請罷之。○上御平

臺召大學士張居正。慰諭有加。賜金幣御膳。敬蒸。上尊等物。時上病疹初痊。御朝羣臣廷賀。居正以持服不與。上特召見。執手使視。已顏色居正稱賀。因勸上慎服食。戒色欲。上曰。聖母日與朕偕。動止三宮俱未宣召。居正叩頭而山。戶科給事石應岳奏請節財省費事。下部。上諭取歲進金花銀萬兩。季取太倉銀五萬兩。及覽應岳疏。上曰。節財省費。朕豈不知。但宮中用度。委與先年不同。額外之取。甚非得已。已戒內監加意撙節。務有剩餘。待數歲之後。積貯稍充。卽行停取。仍復舊額。工科都給事王道成等奏言。蘇松大水。

職曰水旱殺人百倍於成而人畏能久旱又曰每年催欠吏辛不止五百人以天下言之當有數百萬虎狼在於

民救死不贍。清酌減織造段疋。上命減半織造。命內監出守太和山。兼轄軍民。并請改勅給旗牌。兵科都給事張鼎思奏言。此係世宗親定璽書。柰何輕變。請毋給旗牌。事下部。遂中格。江南歲荒。輔臣請蠲積逋。曰財力有限。一年所入。僅供一年。不幸荒歉。見年尚不能辦。豈有餘力積逋哉。今歲之所減。卽爲來年之拖欠。見年之所欠。又是將來之帶徵。連年誅求。民不堪命。况頭緒繁多。征票四出。里胥指交納以欺瞞。適增窘蹙之欲。孰若施蠲蕩之恩。蠲與小民哉。上曰。各處帶徵未完錢糧。若累小民者。戶部查積年所欠幾何。悉行蠲免。止

民而此皆
古民之情
大內已除
故而官吏
不行者也
則謂積遺
是除一大
害也
行考成法

其理財也
近于桑孔
其誠朴也
近于韓中

將見年正供之數。勒限完納。○詔更定時享祝文。太
廟時享。原設九帝冠服。祝文內止稱五廟。五廟內實止
三廟。祝文則多稱二廟。太常卿溫純等。開送閣。閣臣疏
請時享祝文。通列九廟。不必更稱五廟字樣。庶得情禮
之當。上允行之。○詔行考成法。此法既行。正賦不虧。
府庫克實。皆以徵解不爽爲定。江南貴豪。如華亭。金壇。
上海等縣。各恃其勢。若奸滑巧避匿。而不肯完賦。與淞
滬。蠡。螺之民。錯居。莫能辨拆。因命選擇大吏。精悍者。嚴
行督責。賦以時起。自是奉行者速。小民不勝楚朴相率
而歸怨于相君。

張濤曰。考成之法。守令之嚴。最係焉。故以徵令爲科。則天下之官。盡驅爲追呼之吏。陸贄所歎爲立意。便夷薄給。又疎。亟終給。縣重傷宿病。未有甚與斯者也。永樂初。滿廣夏稅。後期。都新請罪。郡縣文皇不許。曰。苟罪其官。必急責民。此寬郡縣以寬民。肯也。如劉宋之時。元嘉責成郡縣。而民困富。後遣臺使督責。而民殫產。是也。高皇帝之論曰。有司有倚二稅爲名。麥方吊旗。而徵夏稅。穀方秋節。而征秋糧。必死無日。此責郡縣以寬民者也。如宋祖之選官。蒞京畿倉及詣諸道。受租調。有括克增羨者。抵罪。夫市是也。夫寬郡縣以寬民。則守宰不以功令亂其心。而得優柔以從事。責郡縣以寬民。則慈惠之長務爲明察。而吏卒不得因緣以爲奸。固知考成之法。尤非祖宗之美。豈良法也哉。

詔度民田。高皇帝時。天下土田八百五十萬頃。至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已減二十七萬。歲久滋僞。獎孔百出。有所謂飛詭者。影射者。養號者。掛虛者。過都者。受獻

者。久久相沿。豪民有田無糧。窮民攤派受病矣。張若正請行清丈。凡莊田屯田民田職田蕩地牧地皆就疆理。無有隱奸。貧民不至獨困。豪民不能兼併。天下奉行惟謹焉。○右僉都御史蕭彥上疏條陳清田事宜。極言清丈之弊。各省不便。因列三款。一曰期限之當寬。二曰土宜之當審。三曰稽查之當慎。至差憲臣清查田畝。以專責成。以防推委。恐憲臣四員其勢不能遍歷天下。卽一憲臣分轄三五省。勢或不能久留。特差憲臣不免搔動。莫若仍責各省撫臣。給以專勅。定以期限。聽其便宜行事。旨下部議。○調國子監司業張位於外。

八月工部尚書李初孜予告回籍以魯省吾代之初孜
與居正同年爲人善媚後與通姻由郡守不十年而八
遷既與殷正茂爭寵因嗾言路糾殷歸王篆入吏部又
與爭寵篆因短之居正遂乞歸斯時六曹欽心于居正
始諛以伊周漸進以五臣且諛之以舜禹居正亦恬然
居之是以中允高啓愚以舜亦以命禹試士當事者目
爲勸進云○詔贈卹治河運同黃清清上饒人起吏員
清勤伉直積官嘉興府同知加四品服俸築海塘有功
後以運同治高寶河堤積勞死于寶應之寧國寺至不
能殮生時與人言未嘗不自稱其名支河工銀四萬餘

所雖錙銖磨算上下皆不得欺謁所司有忌之者密擠之水救起昏迷尋復甦入城九二日而氣絕

庚辰

年又華殿西入內角門柱礎上有天下太

一匹字拭之不滅張居正曰此瑞也請上臨觀上見之曰此僞也不懌而罷

高汝栻曰嘗攷宋史紹興十六年慶州民宋栢莊有文曰天下太平秦檜大喜乞史館以師和議之効古今詐飾其暗合如此然江陵曾考宋史必不爲此又唐武后時有以丹漆書龜腹曰天子萬年詣闕獻之宰相李昭德以刀刮盡奏請付法昭德雖有才略而品地甚輕猶能力排僞端江陵自處何如作此等兒戲爲昭德所笑而聖明獨斷其詐尤古帝王所不能及偶詢石上假字益以龜屎書之入寸許卽鑿去一層亦自不殘信家戲法類能爲之上想知其故矣

張居正服除。上御平臺，召見命司禮監張宏引見。仁聖官門叩頭，賜白金文綺，尋見。慈聖慰獎稍至，賜予更隆，命張宏侍宴，而後就職旋，詔加太傅，居正辭從之。

二月會試，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學士申時行掌詹事府事，禮部侍郎余有丁克主試官，取蕭良有等三百人。三月廷試，賜進士張懋脩、蕭良有、王庭謨等及第出身有差。

懋脩，居正次子，其弟敬脩與四維之子，甲徵皆在前列，得禮部主事，時人爲之語曰：首甲幸有三人，云胡僅此二子，或作但言書而黜之官場。

皇明去專錄 三 明家二 顯皇帝

急望口論
皆爲保所
備也故中
皆不可不

高汝扶曰。懲脩之得。元也。蓋神宗親置之首。乃論
居正曰。吾以此報先生耳。嗟。國家一綫公道。止此
科舉之途。少存儲養。今以綺紈乳臭之子。領神多士。
是以開門之典。爲酬功之具也。昔胡宗炎。以應格引
見。宋仁宗。仁宗驚其年少。官諭三階。最後閱其家系
云。父宿。見任翰林學士。仁宗嘆曰。寒賤安得不泥濘。
遂降指揮。令更候一任。與改合入官。此唯
恐失一寒賤也。取上者。當以此爲法。

奪戶部侍郎。傳希摯官。先是關中礦賊。楊戩作亂。詔希
摯討之。至是希摯內轉。所上舉劾疏。上憶前事未復。下
兵部問狀。給事李選請謫之。以爲玩旨之戒。上命免
其官。○輔臣張居正。扈上謁諸陵歸。具疏乞休。凡再
上。上慰留懇切。最後手書傳。慈聖口諭。張先生親
授。先帝付托。豈忍言去。俟輔爾至三十而後商處。先生

左道惑衆
臨家第一
亂端而士
夫往往迷
于其宗而
不覺何也

無與此念。居正因復就職。○伍開軍餘作亂。先是苗夷
慆悍。衛所人各結款自衛。久之款黨日增。敢于稱亂。郡
人畏款甚於苗。守備林維禔。繩之弗便也。遂羣起逐禔。
而中右所款自相鬪。殺傷甚衆。靖州守李瀾以治苗法
治之。各輸金爲罰。款人益驕。尚書梁夢龍議移衆將鄧
子龍備五開。○儀封人曹崙作亂。自稱三乘教主。官兵
逐之。梟斬其黨。張景陽崙走鹿邑。生擒之下。詔嚴行禁
革。左道○行。藉田禮。○工科給事萬象春奏言。內侍諸
臣。內而禁庭有供奉之役。外而各監局有綜理之任。左
右僕從。罔不備官。此朝廷之體。如正陽等門。門正等官。

始不過四五人、今增至四五十人矣、以各門例之、能無冗濫乎、卽以厥庫言之、益甲王恭兩厥舊例、內臣不過數人、後遂溢至數倍、伏乞恭以祖宗之制、量加汰處、定爲員額、疏入不報、

南京兵部主事趙世卿、陳匡時、五要一曰選進之制、當廣二曰驛傳之禁、當寬三曰大辟之刑、當省四曰催科之令、當緩五曰臺諫之風、當振選進不廣、則士風銷索有榮衛枯槁之患驛傳不寬、則賢豪解體有經絡窒塞之患大辟不省、催科不緩、則民命不堪上干天和有毛髮剝落之患臺諫不振、則國是不定有耳目壅隔之患

之貳

事下部因出爲楚府長史

世卿居正所舉士也。或上居正以爲亂已操切怒其欲諂之。吏部尚書王國光曰。諂之是成其名也。且以動上聽卿之請。尤爲公任怨。不若遷爲長史。以杜其遷徙之途。既而大察復校意與當事者去之。

遣御史劉臺戍。旣卒於戍。所王策旦夕侍居正。知其不什意於臺。臺旣歸。頗不理於鄉人口。於是使御史賀一桂。嗾怨家疏其盜邊銀不法事。江西巡撫王宗載因實證之。遼東巡按於景昌又爲傳會其事。坐臺遠戍而追其賍。竭產以償。比至戍所。方飲於主家。歸而暴卒。或曰戍主有所受毒也。○起南京操江僉都御史陳省。巡撫湖廣。旣以平苗功。晉兵部右侍郎。大豪胡國瑞假鄉約

日。法。有。金。三。朝。卷。二。九
旁衆日以倡厥至。驅還守備。火其居。自知不救。誘苗夷
共反。省討平之。因進秩。

高汝斌曰。肅皇帝起承天。慨德淵隆。屢欲幸是會。
慮度垣傾。遂決計行。命工部侍郎張守真。太監。求。享。
往督工。而手自畫宮殿門廡。當壘諸圖。計費且億萬。
輔臣除恐心憂之。而不能爭。省將以御史按楚。上疏。
曰。楚中災殍。災常。人民流徙。不宜用。以大役。且礦徒。
效衆。苗民。偏。撞。南北市。滿。伺窺。竊發。若乘與一動。禍。
業必生。北虜未之而入。要將何以支。累數百言。上。
心動。遂罷役。守真奉命至楚。即欲盡撤承天殿宇。省。
爭之力。守真忿然曰。上若詰連。命所由。吾不能庇。
若。省曰。某自其斧鑿。何敢累公。至是守真亦感泣曰。
復公吾得罪于天下矣。莊皇帝登極。尚書書禮與。
梓人徐杲。以興作。阿先帝意。燦天下財力。省劾罷。尚。
書。藉。杲。果。又劾罷。承天守備。占民田。爲皇庄者。大和。
守備。恣。難。橫。斂。者。僅。端。由此少緘。役數年。山理卿。晉。
會。從。上。四。閱。百。官。圖。問。輔。臣。往。問。御史。毛。伯。溫。可。
信否。居正對曰。今有陳省。可。匹。伯。溫。因。述。按。楚。時。

他日。上罷朝問左右。適有臺官奏事。音聲容儀。此爲譏。左右以省對。遂有是命。是以遂下。憲寵別世。子常冷事省。疎劾。遂幽高。居正宅。人是以疑。貴爲張鷹犬。張敗臺省。以密糾。

原任大學士呂調陽卒。贈太保。謚文簡。

調陽。桂林人。深隱不輕炫其長。執政六年。與江陵處逆。建退讓。上嘗手書機軸老懷。同心大輔。賜之。

以右僉都御史蕭大亨。巡撫寧夏。大亭在寧夏。大興屯。政。蘇漢唐以來。諸渠脩築。靈州花馬池。玉泉諸城。○上

御文華殿。煖閣召太監朱儒切脉。切已。奏曰。聖體病在肝腎。宜寬平以養氣。安靜以益精。上首肯。命左右

記其言。儒。冉元國祚父也。上嘗辭稱官中。不時召之。

此時聖如
開故以李

或傳旨命和劑以進嘗奏功。上喜賜食內殿諸璽至。
上曰朱儒勤勞特與一席其見寵遇如此。○建夷提聞
陞賞督撫梁夢龍周詠大將軍李成梁有差成梁子世
伯爵王兀堂犯殺陽寬莫復入犯永莫我師追逐出塞
二百餘里至鴨兒匿得虜級七百五十四已而復以千
騎從林剛谷入副總兵姚大節追奔至蔚祿寨獲六十
七級兀堂等遁伏建州自此衰弱提聞會帝春祀併
敘紅土城功遂各陞賞如格。

辛巳萬曆九年正月輔臣張居正請令翰林官分番入
直應和文章侍上清議質問經義陳說理道如唐宋

人通之
言為後
不心之助

為你此時
三應叩上
死謝罪
上感憐而
救之若庸
想于太后
是受扶耳
聖心宣施

故事從之。杖乾清宮用事太監孫海、客用司禮監太監孫德秀、溫太兵仗領局周海等，俱削為淨軍，馮保內侍、太后外挾居正待。上左右御替殊苛峻。小與上狎者，輒牽下加笞責。倖孫海等不堪之甚。乘上飲西城，至醉，以言激上。上怒甚，覘視其側，有二監皆保養子，使歌新聲，辭以不能。取劍將殺之，諸閹勸止，截其髮，馳至保所，保知其事，懼，擁大石支門。會上醉已甚，扶歸寢。至曉，保亟趣謁慈聖，為膚受語。慈聖召上詰責之。上哭謝曰：「此孫海、客用誘我耳。」慈聖使保捕海等，杖而逐之。遣諭輔臣具狀切責，且勤罪已，御札。

釋然

皇明法傳錄卷二

十一

呈覽發行。太后召上長跪數之云。天下大器豈獨

爾可承耶。因令馮保取霍光傳入覽。上心大恨。海用

削為淨軍。其司禮中貴及內侍皆勒令自陳。上裁去

留復疏勸。上戒遊晏等事。上迫於太后不得已。

皆報可焉。

自居正死
編述而後
太后亦
畏上之威
策不復有
所喻矣

于慎行曰。天下事持之太過則一發而潰不可收拾。人主在深宮中。醉飽過謔。何至假太后之威。中外相厲。制之股掌之間。使之震怒。蓄極而發。從此惟所欲為。無復畏懼。數年以來。誅戮宦官。如刈草菅。視一闕人之髮相去幾何。此不明于春秋之義矣。

纂要
訓實錄

輔臣張居正奏請命儒臣纂輯高皇帝累朝實訓。

實錄。分類成書。以經筵之暇進講。攸詔從之。上留神

孝子以不
忍廢父屍
而歸惡夜
不忍父位
不報而封
墓其體則
又必欲報
父仇而
利刃以當
其志何決

翰墨居正以爲筆札小枝非君德治道所係故有是請
後編募成總計四十款皆脩德致治之方略焉○遼東
大捷加輔臣張居正太師進其子指揮僉事者爲同知
張四維加少傅申時行加太子太保○武義孝子王世
名刃父仇赴官請死官貸其罪世名不忍廢朝廷法不
食死世名金華武義縣人年十七父良爲族侄俊以爭
產毆死世名恐殘父屍不忍就理乃佯聽其翰田議和
凡田所入輒易價封識俊有所餽亦佯受之錙銖罔不
計值封識者私繪父像自像帶劔侍懸密室朝夕泣拜
購利刃銘報仇字母妻不知也服闋遊邑庠手書忠孝

其意何邪
而其情誠
可痛矣

楊令洪欲
全孝子曰
浮生有涯
今名無已
孝子曰豈
爲名哉吾
國當如是
一言定孝
子之品矣

格言一編佩之已而生子甫數月撫之爲母妻曰吾已
有後可以死矣母妻亦不解其謂一日王俊飲于其鄰
醉歸名世乃逆而揮其所購刃立碎其首以報仇號于
衆歸以白母遂出其向所封識租價餽值及宿購首狀
赴邑請死邑令欲白於上官曲宥以全其孝世名曰非
法也非法無君何以生爲遂不食死

張鳳翌曰桓公復九世之仇春秋大之人有殺夏博
師者而殺以報仇而卒免于罪報師仇且而死報父
仇乎黃倫元慶之復父仇而自囚諸官也議者以陳
子昂之議爲非而以柳宗元之駁爲是良有以也孝
子以身報父仇曰接父仇含忍六年而圭角不露是
刑制少不能忍于勢水留侯不能忍于情浪孝子能
忍之哉其足多也至于忍父仇視死如歸雖羣賊死
義性豈死趙何加以屈辱叩不謂勇乎又不欲以一死

近見山西
縣報有父
殺子夫殺
妻而食者
且關立人
市以諸物
皆貴惟人
肉甚賤此
亦大可駭
怪觀之則
皮虎食者
浪有聞矣

易三六法第令當官守法雖憂國奉
公之志遵亦不過此蓋孝而能忠矣

四月十八 上御文華殿講讀輔臣張居正等入至後
殿講訓錄畢以南京給事中傅作舟疏進覽因奏江北
淮鳳江南蘇松等府連被災傷民多乏食徐宿之間至
以樹皮充饑或相聚爲盜大有可憂 上曰淮鳳頻年

告災何也居正奏曰此地從來多荒少熟當大破常格
急發賑濟以安之卽如訓錄所載元末之亂亦起於此
乞動支各該州縣庫銀倉穀以賑濟之不足則南京見
貯銀米儘有贏餘可以協濟 上俞允○上躬行大閱
五月初一日 皇長女生命取太倉銀十萬兩光祿寺

傳正在神
廟可謂恩
遇無兩於
萬主之威
嚴者已既
具於矣

銀十萬兩以充宮中喜事之用。兵科給事萬象春奏言：皇文誕生，誠天潢至喜，然亦止于賞賚諸費而已。取銀動踰十萬，豈皇上瘠已以肥天下之意哉？乞脩念民膏，深思國計，維于內帑加贈銀兩，斟酌量取，庶乎好用有節。儲蓄常盈，疏下部。大學士張居正十二年考滿，上召吏部諭之曰：元輔居正受先帝顧命，夙夜在公，任事任怨，雖稱十二年滿，實在閏十五年。忠勤異常，恩典宜厚。尋使司禮監張成賜白金絲幣，坐莽蟠蟀酒鈔饌。羴羊豕橐果之類，以千百計。手勅褒諭，至有精忠大勲，朕言不能盡。官不能酬之語。部因加上柱國太師、吏部

生平在
清和
和

爵俸錫晏禮部居正辭上柱國及伯爵俸。蜀人楊文
學詐稱寧王之後以雲南人鄭喜私奄自隨用黃白術
炫惑杭州復詐名石城宗人多獎謁巡按御史張文熙
熙繫治之走使詢石城王云多獎死已久文熙上其
事梟斬以殉。命行人賁勅存問先朝元輔徐階賜
莽服金幣甚厚復蔭一子中書舍人輔臣張居正奏徐
階世廟時承嚴氏亂政之後能矯枉以正澄濁爲清
懲貪墨以安民生定經制以核邊費扶植公論獎引才
賢一時朝政脩明官常抵肅先帝潛居藩邸世廟
一日忽有疑于先帝命檢成祖於仁宗故事階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二顯皇帝十四

從容贊解其疑乃釋及先帝嗣登大寶階爲聖戴首
臣皇上正位東宮嘗預冊立大議先後勞績俱不可
泯今致仕家居年已八十應特從攸厚以彰盛典故有
是舉○上御文華殿宣召入直史臣王家屏沈懋學張
元忬劉元震鄧以讚入見取宣宗皇帝玄扈圖令賦
詩併命輔臣以下皆有賦自大學士張居正而下三
十五人進御書名於軸並得自用圖記上覽悅
命常熟趙固圖其副而勒之名

此宣廟御筆也圖以淡墨微圈其傍以碧空滿川上
有丹桂花天酥垂下有瑞草作紫白色兔圖中畫毛
纖澤真足神物

營陽十者
錫爵文也

王世貞爲
之立傳非

慈寧之說
則二王幾

爲所中矣

房好佛中
國人近亦

給事中牛維曜御史孫承南叅翰林學士王錫爵大理
寺卿王世貞以呈陽仙去爲詞語甚危事下部旣而寢
之牛與孫故嘗客於曾省吾者欲以此窺居正省吾爲
之具草尚書徐學謨亦從中煽譖而慈聖在西宮聞
之不懌使中貴張宏語居正曰神仙者何與人事而言
路批劾之居正由此意折學謨方盛氣見居正笑謂此
二人者皆君鄉人事甚小不足道學謨赧然而退

十二月順義王俺答死遣使吊祭長子黃台吉襲封更
名乞慶哈俺達奉佛甚謹朝廷每遣僧賜以經像張益
香燭前引至帳虜王膜拜九頓乃起起受詔畢復九拜

好佛則中
華否而興
秋矣

甚恭禮竟敬問 皇帝萬康僧使宜言果報萬眾環羅
拜頌擊地如萬杵登登有聲

王崇古曰。饒達之雄心。千載于奉佛中國。因而磨之。
今士大夫亦有此好。浸成流俗。虎行強變。爲弱中國。
爲變而後。虜性反變。爲和中國。
智變而後。將來不知所終矣。

上特詔內閣今日風氣不祥恐有邊事宜勅邊臣用意
敵備頃之虜速把孩入陽河堡遂深入錦州分驛四門
裨將周之望力戰與王應榮俱死裨將徐恩趙家分出
北門西門擊之虜奔 河徐寬等各伏兵邀擊虜倚遠
爲險李成梁出兵大戰斬捕三百四十級虜乃遁

壬午萬曆十年正月吏部左侍郎王篆疏請錄諸戍兵

者鐫名於察吏後而榜之以示不伏收報可

王世貞曰諸或人皆非外察不當從覲察而成者已重于察吏不當榜即榜而異口安能以例杜其用也人謂名正敎誡人也而不悟蓋已知其不久矣

二月鎮江府甘露寺僧省悟以白蓮教盟黨與及大乘志元海注等傳造符勅煽惑平民妄稱弘開元年南則報恩寺北則天寧寺擬用仁義禮智信金木水火土爲號約日舉事把總徐道得其檄告於兵備李順盡收捕伏誅

高汝拱曰國初定天下僧道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非精通經典者不得給與度牒非未有勅者不得私創菴院者在令甲今之琳宮梵宇所在輝煌滿黃之流滿布中外士大夫翕然從

營兵之變也始于大
同之支解
李續後送
有派張
文舉胡瑄
賈鑑等敗
其紀于前
其紀于後

風守其戒律助其資費日以西方竺乾為事天如令
與內清聖釋道二教一狀凡各府州縣寺觀但存寬
大可容衆者一所居之不許雜處于外違者治以重
罪又一款天下有司關津但遇剃髮之僧捕送原籍
治罪如律今承平日久禁令漸弛駕言問道寄食四
方藉口募緣遠遊犯禁所在寺僧相客隱禪床聯席
黨類實煩齋供廣張靡費不費或身犯不避而假之
以逃刑或志在行劫而托之以混跡通都下邑無處
無之語曰天下之患每起于微禁止之道當先其
本妖法傳播糾聚兇徒寧止為射利盜竊而已哉

三月浙江營兵大噪辱其巡撫吳善言事聞勅令還里
聽勘既而削其藉浙故有幕府親兵四千五百人其人
多括蒼諸郡民家子頗選故少保胡宗憲倚之起戰功
餉資至不貲趙文華來代稍稍裁縮然猶月糧一金其
兵分九營歲率以七營防海汎汎畢乃歸是時朝廷議

陸游兵又
告矣。然兵
不可以盡
誅。其為
首而已。嗟
夫。以天子
重臣而僅
易於兵之
一死。法為
甚。其具
安於底上
耶。

汰冗費。因及兵餉。請減營兵廩三之一。復以新錢半搭
當募府議。錢法壅不行。無所得食。則號于南台。撫臣不
聽。令予錢自如。乃洶洶怨語。冀以恫喝吳。吳持益堅。有
黥鬼馬文英。楊廷用。構黨噪于治餉僉事衙。繼闖入幕
府。吳匿他室。跡得之。遂擁至營。窘辱萬狀。兩台使為之
請命。稍解。然猶責吳自書腹削狀。以庫金二千為酒食
之資。乃縱之歸。其明日。馬楊糾其黨。自相團結。陽自縛
以詣吳。及兩台使者曰。吾二人實為首事。他無與也。請
受法。然兵皆匣刃待矣。諸司調知其狀。姑好語慰撫之。
莫可誰何而退。具其事。上聞。上勒吳還里。而命候

法不可太
寬也亦不
可太嚴人
無以自容
則概而走
險矣

勸云。○詔兵部左侍郎張佳胤巡撫浙江。命便宜行事。
有司上兵變事於朝。朝議以輕用兵。則五千組練。乘憤
用壯。勢何所不至。輕用帥。帥或賤。且異。悞而兵益驕。他
鎮皆脈決。擊振而起。顧獨佳胤自令至。滇撫江南。上谷
皆以談笑掃內亂。故以張往。張遂促裝辭朝。疾馳至。與
吳善言代於茗甯間。

四月。浙江市民變。巡撫張佳胤討平之。時文網漸密。令
尚東濕。城中諸柵。各設役夫。司于風。諸土著戶。捐錢粟。
募遊手克之。茲更其法。必以身受役。諸受役者。既不堪。
藉有力者。以免。遊手驟失。募亦怨。上虞人丁仕卿。素無

交與市大僧相結。假利便。言之監司。守令弗聽。意忿忿有然色。以言動諸大僧。大僧亦心動。會仕卿以他事坐法囊三木。諸大僧遂嗾衆奪之一人。號召響應千人。謂一二縉紳能免役者。焚燬其居。劫財帛以送。於是遂破台使者門。監司而下走。匿佛廬。僅免。佳胤方抵嘉禾。而聞警報。因問候人曰。兵哨海者發耶。曰發矣。留者二營無恙耶。曰猶未動也。張曰。速驅之。尚可離而二也。遂抵臺治事。諸無賴嘯聚愈衆。裹白刃而向張者。可二千餘。張問其故。衆以司夜役告曰。吾所苦若而豪有力者。獨不受役。訴監司郡邑。若無耳者。張曰。易也。下令除之。衆

便亂兵平
亂民亦一
法也兵法
何常之有
試

是時亂民
皆醉卧街
橋故行就
縛不者斬
木爲竿且
立見矣正
一景星所
能指手能

始散去。衆雖陽散而氣益張。乘夜復大掠諸巨室。且徧
火光燭天。張草檄諭以禍福。質明而布之。通衢衆取裂
之。劇益甚。張以亂民不討。兵益不戢。乃招遊擊徐景星
俾以二營兵入。且召馬文英、楊廷用密諭曰：汝壯士也。
故不畏死。今市民倡亂。女爲我捕討之功。成詐論贖。且
有賞也。二士唯唯。以景星爲中軍。二士次之。營兵又次
之。遂前薄亂民。亂民敗。遂就俘。累累反縛而詣台者百
五十人。而仕卿在焉。訊得倡謀挾刃者凡五十人。皆梟
斬轅門。餘悉放歸。事遂平。聞上乃賜佳胤飛魚衣。及
金綺以示褒異。

六月朔日有食之朔三日慧出五畢口。往星以南。○輔臣張居正有疾。上令張四維理閣中細務。大事卽居正家平章。

高汝拭曰。賈似道加平章軍國五日一朝。賜第尊榮。吏抱文書就第呈署。犬小朝政。一切皆決于館客。瑛瑩中。堂吏翁應龍而宰執不與聞。此與江陵大相似。昔聞其在疚三日不出。閣吏以函捧章奏就第票擬。次相在閣坐候。票進乃出。此與呈署文書又不侔矣。若徐氏以罪按辭七次。家奴與閣吏酬酢。則又不啻瑩中。應龍之比矣。宋雖末葉。猶漸翁廕以正法典。而聖朝乃使徐游老死獄中。姑息之政。何甚于宋乎。

王台既誅。王杲杲于阿台服之。台叔王忠又戮。祝孔輩孔輩于仰奴逞奴亦服台以女妻仰。那翌之後二奴欺台老。台于虎兒罕好殘殺二奴遂叛阿台亦怒王台之

縛其父叛附逞仰二奴各夷皆雲翔不受台制南關勢
威台竟憂死台孽子康古陸與虎兒罕爭鬪逞奴助之
虎兒罕借兵王台吉黃台吉陽助之實陰收其部夷白
虎赤等自縊虎兒罕亦死阿台投逞仰二奴勾北虜數
掠孤山鐵嶺總兵李成梁掛征虜將軍印勒兵出塞別
將秦得倚馳而北李平湖馳而南大破賊于曹子谷得
級千三十九併獲喜樂溫河衛指揮使銅印一顆

女直有三種極東曰野人女直不入貢亦不冠邊東
方建州曰建州女直其夷爲仰加奴其加奴居開原
北貢市在鎮北關稱北關王台居開原東北貢市在
廣順關稱南關時王杲既誅其子阿台潛倚台子虎
兒罕朝議方懸購舍逞加二奴欲令老與虎兒罕相
仇後阿台亦怨王台父子誘逞其父杲曰奈何原報

復因殺奴侵邊云。○開原孤懸荒遠有背東建州四
沈愍太。二夷常謀窺中國而台介東西二夷間并殺
令不得合。最忠順因驍襲祖連羅斌布都各爲之長
仰還二奴父都督視孔葉爲台叔王忠所殺李勣并
李勣寨及台以女娶仰加奴郭聖之巴加奴結婚西
虜哈屯沈愍太勢漸張欺台老日伺隙脣怨台子虎
兒等好殘殺都夷虎兒子白虎亦先後叛歸加奴因
盡奪李勣寨調兀刺江上夷與虎兒構兵是役仰加
奴等十三寨止遣把吉把太可五寨屬吉他如嚴扒
兀刺及建州夷各雲緝不受鈴東南關勢漸感台境
以憂死。上嘉台忠特賜
論祭給幣以旌厚之

泰寧酋速把孩率其弟抄化及子伯言入犯鎮夷堡李
成梁逐之其下李平胡射速把孩中脇墜馬蒼頭李有
名斬之抄化等大哭出塞。○遼東大捷至 詔進張居

正太師居正病甚陳乞歸 上優詔慰留稱大岳先生

居正度不起。上使人問後事。居正荐尚書梁夢龍、潘
晟、侍郎余有丁、許國、陳經邦可入閣。而別荐徐學謨、曾
省吾、張學顏、王篆可六用。上黏之於御屏。二十日太
師張居正卒於邸。居正待子弟嚴。每三五日問安。領之
而已。不交一言。卧帷中至明。不聞聲。家人怪而發視。則
氣絕矣。上愴悼。輟朝。兩宮賻贈優厚。遣大僕及錦衣
內監護喪歸。贈上柱國、謚文忠。

方居正之病也。由于多御內而不給。則日御房中藥。
發強陽而暖。則又飲寒劑。津之痔。脾交病。不能進食。
上特下諭問疾。大出金帛。以爲醫藥資。凡四閱月。竟
不愈。江陵久疾不愈。六部大臣九卿五府公侯伯
俱爲設饌祝釐。已翰林科道繼之。已史禮二部屬繼
之。已他部局中書行人之類繼之。已五旗兵馬七十

二銜。經歷之類。繼之。千仲夏赤日。曝身舍職業而朝夕奔走焉。其同鄉門生故吏有再舉至三舉者。每司香。宰官大僚。執爐日中。當拜表章。則長跪竟夕。弗起。至有路道士。仰數更。端以息。膝力者。所拜章。必書副以紅緞。紅錦幕其前後。呈江陵。江陵深居不出。臣館其家人。以求一啓。尚或見而領之。取筆點其罷語一二。自是爭慕詞客。不憚金帛費。取其一。餽而已。不旬日。南都傲之。尤以精誠相尚。其厚者。亦再三舉。自是山陝楚閩淮漕。延撫巡按。藩臬。無不醺者。一御史行香。頂香盆于馬首。諸寺觀已而出。都按視有司例致牢籠。御史大驚罵曰。若不聞吾為相公齋耶。索何以肉食餉我。聞者笑之。

高汝杖曰。張江陵足稱才相當時。調攝中禁。統御工寮。制伏夷狄。機惟悉由掌筭。次輔以下。斂手而已。此其功不無可錄。然卒不免墮敗之禍。身名兩毀。而人莫之哀也。則以恃權專恣。盈溢而不自制之故也。彼其聰明。疆斷絕人而不明。於盈虛消息。滿損謙益之常道。若元龜七十二鑽。而不失。而不免余且之禍。亦事之不可知者。奪情以後。自知人心不與。而操切彌急。且未知老臣輔幼主之道。見時謂其性隘。則昂然

直上。其于講席。賜箋竟不下。拜者。主上春秋長漸積。不平。特以威權不在已。悉隱未發耳。而猶待以國寵。使乳臭未幹。而兩宮有勅。朝堂明言。欲其十年。併國。人謂其待嗣子。以續已權。符天下口也。昔秦捨病。其子。請於高宗。欲以已代相。姦雄營謀之固如此。恰能切主於生前。尚欲垂延於身後。我逆身將就木。猶能然受大師之拜。違天而得損。速盈而取禍。非不幸耳。

起禮部尚書潘晟。爲武英殿學士。命行人卽家召之。晟已至臨安。御史雷士楨疏其不堪輔弼。兵科張鼎思疏其衰劣已極。會有疏辭。遂允之。時晟委頓逆駕。

下操江巡撫胡價。及太平同知龍宗武於獄。旋適戊先。是寧國諸生吳仕期。與沈懋學善。懋學移疾歸里。仕期欲爲萬言書。以上江陵。懋學止之。書未發。爲太平丞龍。

宗武所信以白操江胡楨橫知仕期爲愁學友使宗武
捕仕期攀引愁學以悅居正居正不欲彰聞置之宗武
已斃仕期於獄至是南京湖廣道御史孫維城發其事
因并擯而謫戍焉

起原觀政進士鄒元標爲吏科給事中

大學士馬自強卒謚文莊○以余有丁爲文淵閣大學
士○皇長子生頒詔赦天下

卽光宗皇帝王
才人所生也

○詔加上

兩宮 聖母徽號 仁聖加康靖皇太后 慈聖加明

肅皇太后○首輔張四維進少保中樞殿大學士申時
行進少保武英殿大學士余有丁進太子太保仍文淵

他寵之于
亂兵難處
夫不斬則
亂傳無威
大成則刻
最生變焉

開大學士、內監馮保、加恩三等、錄一任、都督僉事張宏
以下俱磨子任、錦衣衛指揮使同知僉事有差、

七月、兵科給事張鼎思奏言遼前三鎮要務、曰練步軍、
曰養戰馬、曰酌脩堡、曰一馬價、曰覈市冊、下部議之、○

編脩張嗣脩等具疏、上報以手諭、仍命司禮監、

陳政護喪歸、其輜重凡七十餘艘、用夫三千餘名、前後
十餘里不絕、○浙江督撫張佳胤、斬前亂兵馬文英、楊

廷用等九人、疏聞、上大悅、進秩、超其還都、監司而下、

遷資有差、民亂既戢、佳胤陽歸功于馬楊二兵、予之冠
帶、復榜與營曰、還而餉餉如趙尚書、不以錢累若也、咸

以實勸之
蓋以刑誅
之象示九
節不動聲
色處置得
宜國朝一
經濟手

國家之設
爵祿厚祿

帖服始馬楊二兵。彭聚辱尖中丞。當自縛時。又要聚以
一死。飲聚贈金。為棺殮。給妻子。既而免。不復反。案聚始
大恨曰。成我曹叛名者。二監也。而又買我。張廉得各營
倡亂者名。而檄監竒。建牙誓師。甫嚴。而遊擊徐景星。以
名捕營各一人。陳得勝等。後及馬楊二兵。張謂二兵曰。
女故自祈死。今得死晚矣。且女美。衣膳食。而驕于眾。又
脅其資。既免。而不反。案夫復何言。遂斬于轅門。凡九首。
馳使使赦七營卒。士民懼悅。浙自此無警。雲南道御
史楊寅秋。幼罷吏部尚書王國光。以梁夢龍代之。始馮
保欲封伯爵。因維以無故事難之。保詰曰。爾由誰得今

以待賢也
豈爲內端
作人情耶
小爭獲之
物哉

居正也馮
野也徐爵

日耶而負我若是於是趨保者相率而論四維曾省居
王篆行數萬金謁保與雖因言四維短相約逐篆宰王
國光以省吾代逐御史大夫以王篆代及國光罷保又
欲私其鄉人梁夢龍時篆署吏部篆畏保不敢違遂推
夢龍省吾以篆負約也怒而相詆至以拳對擊其攻四
維其銳四維窘求徐爵張大受爲保道地而時行又爲
調劑稍罰言者解之○山東道御史江東之劾奏錦衣
衛指揮徐爵盜竊威福出入禁闥搖尾於貂貴之前假
虎于狐媚之後下鎮撫司訊問徐爵者先年諭苑太監
李彬親信人也因盜大祀神祇祭品發邊衛克軍後逃

以收見之
三篇美

保奉太后
德旨夾持
過當上已
積不堪即

回保收爲腹心。冒濫功次。擢至錦衣。曉夜共處直房。此
閱章奏。凡重大機務。謹密軍機。未經御覽。未送閣票
者。爵已先知之。漏泄于外。又窺視聖上起居。探聽
聖母動靜。戲言褻語。無不開宣於外。奔競者慕其威靈。
倚賴者附其聲勢。或托先容而入見。或納重賄以招權。
其門如市。權傾中外。如夢龍旣拜吏部。謝恩之日。卽往
拜徐爵。爵留夢龍款洽。舉酒相驩。二鼓而回。肆無忌憚。
一至與此。是時保聲勢尚盛。朝臣知而莫敢先發。有
上故所幸閹人張誠者。見惡于馮。上不得已而斥之。
因使密伺保所爲。及居正平日事。至是誠復入。悉以兩

瑣事可錄
馬革塵起
一日上臨
以所御劍
藏殿中隱
處戒左右
弗泄故令
保見保流
汗四馳求
之不得又
一日見馮
瑤衣大紅
色衣甚鮮
問曰何處
得此方令
密給印以
賜馮親為
納之袖為
滿污乃止

家交結恣橫狀上聞。上心動。馮保又以止郊天及選
婚事得罪。左右浸潤其過。惡與四維善者泄之。四維正
恐為保傾。得此遂使東之諭焉。上曰。徐爵這廝克軍
在逃。昌濫頭秩。竊入禁地。罪犯深重。下鎮撫司訊問。
十月。江西道御史李植劾司禮監太監馮保十二大罪。
當誅。上曰。馮保欺君妬國。罪惡深重。本當顯戮。念
皇考付托效勞有年。如謫奉御。居南京。上憫念東甌
饑窘。命捐帑銀七萬兩。差官分投賑濟。詔贈原任御
史劉臺光祿寺少卿。還其籍沒之產。禮部尚書陳經
邦奏言。明經貢舉。乃國家盛典。學校人才所出。宜稍寬

假以作與士類。諸非令甲而創新例。過爲繩督者。皆一切去之。上報可。

江陵秉政。一切操券。貢生廷試多駸四。餽于廩者。試四等。卽停奪。大比彙送。既服名。又大爲降黜。督學承風。競以刻覈爲能。庠序喪氣。自有此疏。海內稍稍伸眉矣。

御史楊四知疏劾大學士張居正。黨惡欺君。權奸誤國。十二大罪。上以輔政十載。始貸之命。錦衣衛鎮撫司追其惡僕。游七。訊之。遊七者。霍家之子。都梁氏之秦宮也。一時臺諫多與之結納。密者稱爲兄弟。一二大臣亦或賜坐命茶。呼爲賢弟。甚而與通婚姻。至邊師武夫。出其門下。不啻平交矣。又有宋九者。九之聲勢不及七。而皇明法專錄卷三 明憲二 顯皇帝

能作字。頗爲主人代筆。其富又過于七。又有王五者。五文雅不及七。而富次之。第其主人未甚當事。且以清謹爲名。皆以食桃之歡而成其寵者也。東海漁人作五七九傳志之。

一日有給舍過宋九道。一邊師五伺候。元老先通柯九給舍。問此誰也。九對此某邊大將在我相公門下。給舍卽云。煩兄通息。願與交歡。王五笑曰。世有此等謙官。向吾輩求荐與邊師。以此知五之識過人遠矣。十月四川道御史孫繼先奏請聖明錄建言。諸臣大學士張居正。聞有父喪。例當守制。而翰林編脩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刑部觀政進士鄒元標。各言居正身列大臣。宜敦孝行。父喪不奔。恐犯

清議奉旨廷杖遣戍爲民有差茲納御史李植之言斥
馮保納御史江東之之言藉徐爵納御史楊四知之言追
問壞事之人臣知向罪諸臣非皇上本心也乞循資
錄用至忤觸居正被斥如南京工科給事余懋學河南
道御史趙應元傳應楨南京浙江道御史朱洪謨陝西
道御史孟一脈戶部員外王用汲一體准復原職上
命建言得罪都著起用○削吏部侍郎王篆都御史陳
价藉爲民罷吏部尚書梁應龍○命藉馮保家產入官
保金銀百餘萬計珠寶瑰異以萬計宅舍田產等是
時內載一時克初上聞其薄公卿大臣皆有餽遺
惟刑部侍郎嚴清無名上甚重之

御史羊可立追論大學士張居正罪惡謂其以私撼構
遼庶人憲卿獄其妃金氏復上疏辨庶人庫金珍寶萬
計悉入居正之府上命刑部右侍郎丘樞司禮監張
程錦衣衛指揮梁紱給事中藉其家并勘其事

遼王憲卿者其父薨以幼未立而居正之祖父爲護
衛軍太妃聞居正少警穎且與王同歲召而奇之賜
之食命坐王憲卿下太妃謂王曰而不才終當爲張
生穿鼻王以是憾會居正登第王召其祖虐之酒至
死居正心啣之然王播虐橫酷居正假此報
復弟以其府第爲宅所謂金寶者其仇語也

張程等行居正諸子焚毀其奇貨禁物荊州守令以
御史言先朝錄其人口而子女逃避空室不及餐皆
剽其門餓死者十餘曹爲犬所殘食長
子懋府自縊死家人亦多有從死者

刑部右侍郎丘樞至江陵籍大學士張居正得藏黃金

以炭涼爲
從違讀此
數語可以
識世道矣

將萬兩、白金十萬餘兩、長子懋脩、誣服寄藏三十萬金、
於曾省吾、王篆等家、上命追贓、

侍講于慎行、遺書于憐、略曰、江陵彈精畢智、勤勞于
國家、陰禍深機、結怨于上下、當其柄政、舉朝爭頌其
功、而不敢言其過、今日既改舉、朝爭索其罪、而不敢
言其功、皆悲情實也、又云、江陵平生顯爲名高、而陰
爲厚實、以法絕天下、而間結以恩、其深交密戚、則有
賂、塔人則不敢、債帥鉅卿、一以當十者、則有賄、小吏
則不敢、得其門而人者、則有賂、外臺則不敢、此其所
入有限矣、且彼以蓋世之功、自臺閣不甘爲汚鄙、而
以傳世之業、期其長、又不使濫有交遊、其所關通、竊
借不過范蠡、馮斯、二三鼠輩、而其父弟索居、或以其
間隙、微有所網羅、如此而已、則所入又有限矣、若欲
根究株連、稱塞上命、恐全楚公私、重受其累、又云、
江陵太夫人在堂、年八十老矣、累然諸子皆書生、不
涉世事、籍沒之後、必至落魄流離、可爲酸楚、望于事
宰罪定、疏請於上、乞以聚廳之居、恤以立椎之地、使
生者不致爲樂郊之族、死者不致爲若景之鬼、可矣、

高六扶曰此書詞嚴義正開國家大體情平丘之不
結也當江陵府權因方士不指而擊之不齒而獻
德行獨以角忤去其失勢莫不操戈下石獨若至
親親友力爲維救意懇詞麗其人不可想見哉

癸未萬曆十一年正月起傳應慎爲河南道御史

應慎戊定海入年干茲矢江陵敗部也
原官廉陞大理寺丞戊子奏贈右少卿

起原任兵科給事視時亮爲南京大理寺丞旋陞都察
院右都御史協理戎政上救時綱領要務四劄曰保國
曰裕民曰法祖曰聖脩上允行當亮在兵科時虜陷
石州請莊皇帝面詰大臣蓋以先帝登極來諸臣不
發一語耳越二日上講罷卽問石州殘破狀講臣云
不虞虜賊深入上囑嚙唇吻間若有所商略而中官

國朝閣人
之榜極矣
遺聖明尚
以況于此

王本者。輒從旁設罵曰。諸臣工欺蔽。先是本陰逐言官周怡。陸鳳儀。實欲借此呵喝臣僚。上怒本目憚之本。猶語刺刺不休。其黨喬閉者。肘之如息。上不悅而罷。時亮退。劾本無人臣禮。大不敬。又數其不法事數條。士論壯之。未幾罷歸。至是始起。後官至刑部尚書。以道學名。恬約之品也。

二月會試。以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余有丁。吏部侍郎兼侍讀學士許國。充主考官。取李廷機等三百六十八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朱國祚。李廷機。劉應秋等。及第出身。

有差○御史魏允貞疏論大學士張四維申時行不改張居正之舊轍而私其子後先預荐疏入奪其三級而調之於外

時中張二公子並舉于會試允貞條陳時弊因言廷試閣臣爲讀卷官其子須俟去任方可預試張四維不悅允貞貶外李三才救之亦貶

大學士張四維以父喪馳驛回籍時四維與時行意成水火度不可如居正倒奪情乃大行金與上左右張鯨張程諸用事者使爲問曰時行故居正所私今復得其家金寶萬計爲之股露上頗心動久而察其無他乃釋○起升吳中行右春坊右中允趙用賢右春坊右贊

善仍兼翰林職卿。○命削張居正官秩，奪其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布天下，謫其子編脩嗣脩戍。○陞李植大常寺少卿，江東之太僕寺卿，羊可立大常寺少卿。

四月，以吏部侍郎許國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降四川道御史孫繼先，爲臨清州判官。

繼先，勅兵部尚書張學顏，託殺故御史劉臺。上以妄言譴之。吳門與蒲坂構隙，蒲坂意在盡逐張氏，繼先與蒲坂同鄉，意其有所授也。故俟其既去，而有是降。

原任大學士徐階卒，贈太師，謚文貞。

國朝輔臣，以文貞易名者，惟廬陵與階而兩危身，極慮于臺構間。遷潘定頗，執于廬陵，弟小用，潘敬取采。

物情識者不無遺焉。若其赤寫
凡几。羔羊素絲。不得不筆華亭矣。

以戶部尚書楊巍爲吏部尚書。

巍之代王國光秉鈐也。處與茂先妻江。新安諸公間
有檮焚而無柝。擊者以身作受。射而不傷。在銓七
年。兩計天下吏人。皆服其平。
怒。丁未年八十卒。海豐人。

南京湖廣道御史孫維城請起侍讀。趙志臯張位主事
趙世卿事下所司。○原任大學士張四維卒。贈太師謚
文毅。四維負能文章。實有幹才。於楊博爲鄉晚進。而王
崇古其舅也。二人久仕邊事。以故四維亦明習之。爲舊
輔高拱所器重。其父鹽鹽長蘆。累資數十百萬。御史卽
永春。巡鹽河東。怒兩家橫。疏劾之。四維引疾家居。後居

正喜其博學竟得大拜至是卒

呂正復權視若廢案以維等事之益薄及江陵張四維知海內悉誅一切務爲實大以收人心而法度漸弛矣復與吳縣參商變伯之地發爲荆棘良可慨也

周府潁川王睦採信陵府鎮國將軍睦儀承寧府鎮國中尉睦儼辱歐宗正睦婢上命該府會議責切睦採等逞兇玩法置睦儀于高牆先是睦儀素行無良乘周王病潰世子勿冲從中詔訣驟得用事僞置牙牌五十面給散諸王又置本牌二千面給散各宗焚香誓盟相約有事傳牌爲號利欽宗室銀二千餘兩名爲打點進本使費又作匿名帖數十張榜于衢內有齊黃復出等

語曰思噪動欲起釁端且娶娼劉東菊爲妾乘任死竊分其貲併收其妾二女皆娼出捏作嫡妃位下惡長史異已假傳王旨害其家人軍伴種種過惡蔑視王章不止歐一宗正也撫臣上其事命睦橋發送高牆

命調南科給事馮景隆於外吏科給事鄭元標疏救不報景隆劾總兵李成梁生事邊疆上以其言之失實故調之元標疏曰天下習見者多與傳聞者眇實事在輦轂一日之內訛言踵至矧金陵去遼海數千里通景隆之失言固可罪而事屬風聞亦在可原也

高汝弼曰今制相傳臺諫風聞言事考之今與無所證據心竊疑之後讀唐史武后以術制羣下諫官御

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御史遂互相
彈劾率起後波相傾毀此風聞言事之始也夫令功
罪必有其大實按名責實猶恐不稱况以風聞武后之
令益羅織告密之別名耳承平之世習為故典不知
其出于此也

浙江巡撫張佳胤巡按張文熙及都給事中蕭彥請減
織造以寬民力從之○四月 上躬祀山陵○起沈思
孝尚寶司丞王用汲大理寺少卿○聖駕將閱壽宮方
嚴蹕道河南道御史傅應楨言遼薊軍中數有火光火
象主兵動而山後實隣虜境恐卒然有警且六飛一駕
諸費累鉅萬不宜偏苦輦轂諸縣勿行便 上優詔報
聞○上閱壽宮 駕幸勤草嶺賜扈從輔臣申時行等

茶植。○上擇壽官。禮部尚書徐學謨荐廷臣習堪輿者。三人南京刑部尚書陳道基、通政司叅政梁子琦、僉事胡宥與內監張邦垣、楊汝常偕往。子琦剛愎自用，與眾議不合，獨獻地入處。上臨閱其地，在斷崖深谷，欽時備仄中，乘輿歷涉危險。上意不悅，並報罷。旣而定，仄形龍大峪兩山。命定國公徐文壁輔臣申時行及司禮監張宏擇官覆閱。時道基宥已辭去，獨子琦在禮部，謂其好勝喜事，前所奏地皆報罷，不列其名。子琦怒，疏劾學謨。上勒令閑住。

五月，太寧酋伯言把都糾花大及大虜衆五萬騎入塞。

聖明之見
非諸臣所
可及

攻鎮寧堡。李成梁議于黑山。大山兵佯爲北伐。夜遣李
得全馳入鎮。靜爲內應。旦日親自搏戰。李寧以刀擊酋
花大傷臉。復貫矢中膊。花大伯言叔也。虜哭失聲而去。
旣而伯言復偕董狐狸三萬騎犯廣寧。殺掠吏士一百
二十有奇。李平湖跳擊之。會大風揚沙。晝晦。頃之雷電
交作。大雨如注。平地水深數尺。虜走出塞。○戶部請改
折漕糧三年。上命暫准一年。時京倉積米足支八九
年。計部恐其多則浥漏。而大倉銀庫歲入甚少。明年各
邊奏討銀例。支給不敷。疏請以糧之有餘補銀之不足。
乃一時權宜之計。上慮漕糧改折一時要米不得接。

濟不允。開請折三分之一。止于暫行。乞暫准一年。以濟

目前之急。從之。

宋繆曰。太倉之穀。寧使紅腐。不可不足。今見少許。遽餘。便欲改折。一旦脫

有不給。從何處厝處。此老成長慮之見也。

六月起郭惟賢復任河南道御史。

七月陝西巡撫李汶奏言。洮岷故無虜患。自款市後。僉

自。其別部始闢牧河西。番衆漸起。遂有莽

刺川之訖。蠶食不止。漸及內地。昔東勝未徹。虜以河爲

界。套內晏如。迨火篩入。而套矢遂成。不拔之毒。今洮河

之虜。若不亟驅。番部且折而入虜。是又河套之事也。報

聞。

白面先生

九月以陳經邦爲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上冲年

向學、優禮儒臣。經邦爲講官、儀度莊雅、進退雍容、詞章

華瞻。上嘗呼爲白面先生。而不名。自史官至正卿皆

直講。未嘗輟。既典奉宮條畫、整勅皆關典禮。壽宮役典

輔臣與言路議異。經邦奉命履視。不盡如輔臣指。坐

此被言再疏乞歸。後上篤念舊學。時問白面先生。無

恙否。卒不得大拜。歿贈太子少保。蒲田人。○降御史曾

乾亨爲海州州判。先是劉臺自遼罷歸。宗載撫遼欲以

中江陵款汚坐劉臺。賍私以上江陵出其手狀示人曰。

劉生爾爾。而以我飭賄何爲。劉負我。我不負劉。宗載以

殺人罪人
仁者不死
不殺作仁

伯仁由我
而死其何
說之辭

路公誦江陵乾享久聞而憤至是上疏劾之宗載已爲
兵部尚書故有是誦○遼東大捷擇日獻俘告廟錄督
撫周詠李松及大將軍李成梁功各陞廕有差加成梁
祿米歲百石阿台糾虜大舉一從靜遠堡一從上榆林
堡各深入前至瀋陽城南渾河成梁馳虎皮驛援之虜
稍却阿台方擁千餘騎縱掠撫順邊渾河口徐行去李
勒兵從撫順王剛台出塞百里直搗古勒寨寨陡峻三
面壁立壕塹甚峻我兵用火攻衝其堅經兩晝夜射死
阿台而別將秦得倚等已前破毛憐夷于莽子寨將海
誅之海與阿台兩相濟惡自是呆子孫靡有遺種東東

震懾去一蠱賊云。○以魏允貞爲吏部員外李三才爲南京禮部員外允貞論張申內閣公子中式故貶及四維以憂去。于慎行謂時行曰。近來直言之士不乏。相國亦能攸容。但科場事鮮有摘及者。今允貞奮言及之。比得嚴旨。各各袖手。而三才獨抗疏以救兩人。直言於此。攸容方是真攸容。又爲言於選司孫鑣。卽日具疏擢之。上駕閱定壽宮於大峪山。勅工部擇日興工。御史李植江東之與梁子琦相厚。欲以起蒙。乃與御史羊可立共疏言大峪山非吉。并劾太監張邦矩等欺罔。因遍行金錢賂。上所親信小豎。當時號爲十俊者。數以蜚語動。

上時登輿四出供費浩繁而將作又鉅萬九卿皆有憂色各疏請上獨斷上特命擇日興工。遼東巡撫李松與大將軍李成梁率兵討海西諸酋設計盡殲之捷聞告廟遂加奴仰加奴與白虎赤借西虜緩免恍惚太等率騎萬餘瞞猛骨李羅并虎兒罕子反商日尋子闕時遼方勦王杲遺孽阿台總督周詠因念反商弱猛骨李羅嗣立衆未附請加勅以便彈壓報可而十二月送仰二奴乘冰堅復糾虜攻猛骨李羅大祿把吉諸寨巡撫李松再宜諭二奴益驕挾請貢勅於是定計李伏兵中固城去開原四十里都御史坐南樓之上先期命

將夾伏四隅。遣備禦霍九臯往諭。約軍曰。如虜入圍。雖
撫則張幟爲號。案甲勿起。不者若聞砲。卽鼓行前。如今
亾何二奴擁精騎三千餘。剽鎮北關。請賞以三百騎詣
圍門。頗橫恣。目白虎赤劍。斫霍九臯中臂。九臯反擊。一
虜墮馬。餘虜攖殺我兵十餘。軍中砲響。伏盡起。遂前斬
逞加。加奴及白虎赤逞加奴子兀孫字羅仰加奴
子哈兒哈。爲自是海西讐服。踰數年。逞加奴遣孽
卜寨仰加奴遺藥。那林字羅日。夜圖報父仇。連西虜以
兒鄧侵掠夷部。及互商數人。威遠安靖堡。而那林字羅
尤征討。挾索貢勛。如二奴時。捷聞告廟。

御史詹事講疏請從祀先臣陳獻章王守仁于孔廟事
下部議在廷諸臣疏凡十餘上咸議爲當祀惟大理寺
少卿王用光祿寺寺丞李楨嘗其非夏疏入不下